

编者按

10月28日,“文学照亮人生——刘明恒文学道路”座谈会在咸安区举行,来自省、市、区文学界近40名作家参会,专题探讨咸宁文坛“不老松”刘明恒的文学道路,赏析其文学作品。在咸宁文坛的星空中,刘明恒以六十载笔耕不辍的坚守,书写着对乡土、对人民、对时代的深情。他的文字,是咸宁山水的诗意注脚,是乡村人物的鲜活写照,更是文学服务生活的生动实践。为传承其“扎根生活、人民至上”的创作精神,本刊特选登部分发言,以飨读者。

暮色向晚照见美的境界

■樊芳

作家刘明恒老师是文学老前辈,又是咸宁文坛的常青树、我们青年作者的文学引路人、我的恩师。我创作小说得到许多次刘老师的指教和帮助。每每小说初稿完成,我觉得有必要请他帮忙提出修改意见,他都耐心又细致。

难能可贵的是,刘老师已步入人生暮年却仍然笔耕不辍,坚持以文学的视角思考社会与人生。近几年,他结合社会迈入老龄化,养老机制不够健全,受传统思想观念影响的现状,如何安度晚年等问题思考得比较充分。围绕“养老”题材、老年群体,先后进行了日常叙事性的艺术表现,成功创作出“夕阳红”系列小说,代表作有短篇小说《豁妈》,中篇小说《夕阳近黄昏》《夕照桂花坪》。

这三部代表作的创作风格,仍然延续一贯的现实主义风格。它们以小的切口进入,逐步深入对人间互助、友爱的温暖表达,层层揭示出老年群体空巢现象。同时,“夕阳红”系列小说揭示出传统思想、传统养老观念的痼疾带来行为上禁锢,对老年人身心产生影响,描绘出老年群体依靠自身、依靠城乡互

补、各取所需、抱团取暖的新型养老模式,表达了老年群体即使年迈也不给社会增负担,不给家庭、子女添麻烦,不给自己添堵的豁达开朗、自立自强、老有所为、老有所乐的精神风貌。因此小说生活逻辑缜密,主题突出。

在人物和故事延展上,短篇小说《豁妈》和中篇小说《夕照桂花坪》还形成了前后照应的互文关系。它们将城乡地域不同、所处社会阶层不同的人物形象塑造得各有特点,通过生活事件、生活境遇使几组老年人物鲜活且有了命运感。

《夕阳近黄昏》中,76岁的老者祥兵与老伴,一个因口腔癌、一个患眼疾。面临身体疾患,两位老人治疗期间互相搀扶,互相体贴。琐碎的老年生活在磕磕绊绊中度过,发生的故事多因人老失能、大脑功能退化,但他们都有意识,不愿给家庭给社会添负担、添麻烦。

作家生活体验充分,想象力与笔力都极尽丰富,以这几组人物对晚年生活境遇表现出对人间和谐、互助、友爱美好生活的积极向往。

刘老师的“夕阳红”系列小说描绘了温暖,也给出了希望。人生暮年,步入老

境,不仅要老年生活报以殷切的期待,更要以爱、互帮互助的温情回馈人间。

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讲,“境界有大小,不以是而分优劣”。他列举了同一位作者杜甫的诗,指出其有悲壮境界,也有闲适境界,这两种是风格迥异、不同意境的境界,指明都是人为再现的美感,从纯享受、纯审美的角度,这样的美感是不能分出高下,而是各有其态。

书写老年群体、养老题材在当代文学中并不鲜见,而且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和重视。书写爱的主题、生命关怀主题的小说多如牛毛,而刘明恒老师“夕阳红”系列小说诠释如何爱己如何爱人,如何在人生低谷中依然守护生命的尊严,如何面临人生终点和生命遗憾。它们给予美的语言文字享受、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、对美好希望的追求,这就是文学的美的境界。

以上,为我阅读“夕阳红”系列小说的感受。刘明恒老师的文学事业宝贵而富足。六十年创作,以文学照亮八十载人生。如今,暮色向晚,精神似翼。他始终是后辈文学作者目光追随、不断朝前努力的文学标杆。

刘明恒的“精气神”

■书剑飘香

与刘明恒的作品结缘,始于《山道弯弯》这本诗集,其像一坛陈酿米酒,初读温润,细品绵长,真情厚重,是源于其文学世界与中国传统文化“精、气、神”相呼应的丰厚内涵。

刘明恒之“精”,既在文墨创作的深耕细作,更在为人处事的赤诚坚守,是扎根生活的深厚底蕴,是“以乡村为纸、以炊烟为墨”的执着,六十余载,初心不改。正如李城外盛赞其“咸宁文坛常青树”,李专誉其为“咸宁文坛的不老松”,杨志文叹其“六十多年的文学创作,择一事,终一生”,寥寥数语,道出他对文学的虔诚与坚守。

刘明恒的笔从未离开咸宁这块生养他的土地,弯弯的山道,承载着乡音乡情,字里行间皆是对生活最本真的观察与提炼。他待人如待文,质朴谦和因藏着执拗,为打磨一段文字,反复推敲,这份对“精”的追求,早已刻进骨血。刘明恒的创作如老树根植沃土,汲取着民间的智慧,生长出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质感的文字枝叶,那些看似朴素的叙述,是生活中打磨的精华,是千锤百炼的艺术结晶,是“择一事终一生”的笃定,先生诠释“精”的真谛,取精用弘,方得始终。

刘明恒之“气”,是浸润笔墨的浩然正气,是“以笔为剑、以文立心”的风骨,六十余年淬炼出的这份“气”,文里是正道之光,文外是坚韧之魂。如倪霞所言“刘明恒是咸宁的诗和远方”,张昌武回溯其过往,叹这份“气”是他身为“九年民办老师”时的坚守,是31岁拖家带口苦读考入咸宁师专的执着。刘明恒一路走到今天,出版24部作品,发表六百万字左右的坚韧,是后学楷模。

刘明恒的官场题材作品,最易被那份穿透纸页的正气打动。《门卫牛一氓》中,平凡门卫以朴素的良知坚守原则,在世俗的浮躁与功利中划出清流。《“郝政府”的故事》里,基层干部以“功成不必在我”的初心践行使命,彰显担当。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”,是刘明恒“气”之全貌。

刘明恒之“神”,烛照人生,这份“神”,既在笔下人物的灵魂深处,更在为文立人的传承。正如陈敬黎所言,“我是牵着刘明恒的衣角走上文学之路,他是咸宁的文脉”,昔年同事盛赞“刘明恒是咸宁文坛的一面旗帜”,恰是对其精神影响力最贴切的注解。

刘明恒笔下的红色传记,是对精神与灵魂的雕刻。《女包公钱瑛》中,他以深情笔触刻画这位新中国首任监察部长的传奇一生。刘明恒写的《青年楷模何功伟》里,细腻还原烈士狱中岁月,面对威逼利诱,烈士以“为天地存正气,为个人全人格”的气节坚守信仰;刘明恒自身与病魔抗争的岁月,仍未放下手中的笔,病床前的手稿,病隙间的创作,将生命的韧性 with 文学融为一体,以文字照亮后辈前行,言传身教滋养后辈成长,用一生践行“文脉传承”,成为照亮后辈前行的灯塔。

文字为桥,精神为魂。刘明恒不仅以作品传递“精、气、神”,更以行动践行初心,为刘家桥的文化遗产奔走,让古村落得以延续,他对后辈创作者倾囊相授,用包容与鼓励点燃文学星火。愿这份“精、气、神”,照亮更多人的入生之路。

既扎根乡土又直面现实

■周益民

刘明恒先后出版《山道弯弯》《黑色风景》《走向春天》三部诗集。他的诗歌按题材分,主要是乡土诗、爱情诗;按抒情基调分,含抒情诗、叙事诗、讽刺诗。创作风格可概括为:紧扣现实与乡土,在语言、意象、情感、结构四维度形成鲜明特质,既扎根乡山本真,又饱含时代思考,兼具质朴之美与深刻力度。

语言表达:平易质朴,平中见奇

刘明恒的诗歌语言如鄂南山水般清新自然,无繁词缛句与臃肿晦涩,尽显朴实明朗。他善用生活化语言描摹乡景人情,“山泉淙淙,楠竹滴翠”的景物描写和“一句话拉开了他泪水的闸门”的情感表达,均通俗易懂、朗朗上口。同时,语言暗藏匠心,常用贴切比喻与生动借代传递细腻情感,如将泪水比作“闪光的省略号”,把村民不满形容为“脸上阴了下了雨”,既精准刻画心境,又富诗意。语言节奏流畅,长短句式灵活搭配,兼具韵律感与感染力,实现“质而多味”的效果。

意象选择:乡土烙印,鲜活多变

诗人的意象体系深深扎根于乡山生活,

多为农民熟知的事物,带着浓厚的乡土情韵。传统意象在他笔下被赋予当代意识,如“老黄牛”既保留吃苦耐劳的特质,又增添愚钝麻木的反思,成为老式农民的精神写照。同时,意象具有鲜活多变的特点,诗人擅长运用串联手法拓展想象空间,如“竹”“桂”“土地”等鄂南特色意象与“蛇”“空位”等具有象征意义的意象交织,既承载乡情记忆,又折射社会现实与人生思考。把“赌桌”比喻为井,把参与赌博的人比喻为跌落井中的人,不动声色批判了旁边的围观者。

情感基调:乡恋深沉,批判清醒

刘明恒的诗歌情感基调丰富而厚重,核心是炽热的乡恋乡情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。他深情礼赞故乡山水与父老乡亲,歌唱农民摆脱贫困、追求富裕的欢欣。同时,他保持着清醒的批判意识,直面社会现实的“黑色风景”,揭示不正之风、封建陋习与生存困境对人的束缚,如《人与蛇》中通过人蛇搏斗象征人与现实的抗争,传递出困境中拼搏奋进的精神。情感表达兼具甜蜜与苦涩,爱情诗中既有对乡间妻子的由衷赞歌,也有

宛如一把泥土

■葛建伟

翻开咸宁作家刘明恒鄂南农村系列作品,如长篇小说《土地》《丹桂》,中短篇小说集《桂花嫂》,诗集《山道弯弯》,像捧起一把刚从鄂南乡村田埂上挖来的泥土,指缝间沾着晨露的湿润,鼻尖萦绕着稻穗的清香,连指尖触到的颗粒,都藏着鄂南乡村的烟火气与农民的悲欢。这泥土不华丽,却沉甸甸的——每一粒都裹着他笔下人物的体温,每一寸都印着时代变迁的痕迹。

这把泥土里,藏着农民与土地最刻骨的羁绊,是徐土地掌心磨出的老茧,是“开秧门”时飘起的纸灰香。读《土地》时,最难忘徐土地那个“半夜摸田埂”的细节:蹲下来摸一把泥土,又凑到鼻尖闻闻,那模样像极了父亲守着刚丰收的稻谷,眼里亮着光。后来他被打成“现行反革命”,劳改时还偷偷把田里的土攥一把藏在口袋里,说“闻着这土味,就想起家里的稻子”;连临终前,他都叮嘱儿子“把我埋在田埂边,看着庄稼抽穗,心里踏实”。作家写土地从不说“热爱”,却用带着泥腥味的方言,用徐土地

“让土地长出好庄稼”的执念,把农民对土地的爱,写得比血还浓。原来最深沉的牵挂,从不是喊出来的,而是像泥土里的草根,悄悄扎在心里,一辈子都拔不掉。

这把泥土里,开着女性命运的花与刺,是黑眼圈女人拔光的睫毛毛,是丹桂攥紧的拳头。读《山道弯弯》里的《黑眼圈女人》,那句“深潭里浸着两盘月亮,一扬波就叫男人心醉”,把女子的美写活了;可转眼就是“拔掉美丽的黑眼毛,以感动上苍”的悲戚,封建迷信像冷雨,浇灭了她的所有的光,最后只留“山谷一片晦暗,山村一片晦暗”的凄凉。而《丹桂》里的丹桂,却像从石缝里钻出来的草,被拐卖到穷乡僻壤时,她没哭,反而“偷偷学认字,记市场行情”;后来跟恶霸村支书斗,她攥着证据说“我不信没天理”。刘明恒笔下的女人,没有“仙女”的光环,她们有的裹着封建的裹脚布,有的踩着时代的泥泞,却都像泥土里的花——哪怕被风雨压弯了腰,也会朝着光的方向,拼命绽放。

这把泥土里,装着乡村的变与不变,是山

妮窒息的行李箱,是桂花嫂递来的热粥。读中短篇小说时,山妮的故事让我红了眼:为逃避超载,让她躲进春运大巴的行李箱,最后却再也出来——那只小小的箱子,装着留守儿童对城市的渴望,也装着乡村空心化的疼。可读到《桂花嫂》,又暖得心头一热:韩大山打工受伤回家,脾气变得暴躁,桂花嫂每天熬好小米粥,端到他跟前,夜里还偷偷缝补他磨破的工装。作家写乡村的“变”,是打工潮带来的离别与迷茫;写乡村的“不变”,是邻里间的热乎气、骨子里的善良。就像泥土,哪怕被踩得紧实,只要浇上一碗水,还能长出绿芽——乡村的根,从来都在这些朴素的善意里。

合上刘明恒的书,掌心仿佛还留着那把泥土的温度。作家从不用华丽的辞藻包装乡村,他只是把鄂南的风,田埂的土,小人物的泪与笑,原原本本地写进文字里。这文字像一把泥土,不耀眼,却真实;不张扬,却有力量。这样的作品,就像泥土滋养庄稼一样,滋养着我们对故乡的记忆,让我们在快节奏的生活里,始终能找到一份踏实的归属感。